

(上接第2版)通过对上海书法大展与河南、江苏、浙江、北京等省级书法大展及国展在一些数据上做的对比,我发现作为省级展览,连续成功举办十届,上海市书协是优秀的,就近三年投稿人数比及投稿量变化看,甚至可以说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的发展趋势是最优秀的。从起步来说,上海书法大展和河南、江苏、浙江等省级书法大展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起来的。可以说这些省份书法大展起步是在同一时代。第二是延续性。河南群众书法展举办了27届,江苏新人展举办了11届,浙江全浙大展举办了9届,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举办了10届,均有着良好的延续性。第三从投稿和占人口比例来说,从媒体公布的数据推算,近三届浙江是万分之0.53,万分之0.38,万分之0.38,江苏是万分之0.52,万分之0.58,万分之0.73,上海是万分之0.33、万分之0.90、万分之0.78;近三年国展是万分之0.41、万分之0.38、万分之0.30.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参与展览热情,浙江全浙大展和国展同步在下降,江苏近三届在稳步上升,上海在急速上升。从投稿量看,浙江近三届是3017件、2200件、2200件,江苏是4194件、4719、5927件,国展是55319件、51934件、42572件,上海是802件、2200件、1880件,综而观之,上海发展趋势是属于最好的。

上海市书协做事很认真,从展览的开始到结束,在组织效率和程序上,每一个环节都做得井井有条,全面而细致。这体现了组织者的心态。在运用新媒体方面,上海市书协微信公众平台应该是省级书协做得最好的,从推送内容关注到推送频率都很专业,关注人数也突破10万,覆盖全国三十余省市,影响波及海内外三百多城市。这也给我们做传统媒体的带来不小的压力和动力。书协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窗口一旦打开,有效地用于评审和展览,将会使展览极大地提高公平性并扩大它的包容性。

通过展览,让上海的书法做强做大。上海的书法可以衔接近现代和古代书法,因为上海有这些传统和条件,这是其他省市没有的。

郑 宏 首先我们书法大展由原先从“聚焦物”(书法和作品)到这几年“聚焦展”,作品走进了这些知名度很高的博物馆、美术馆就增加了这种展览的仪式感,而仪式感带给“展”非常好的效应。其次,书法大展不断地开创“展上添教”。从对获奖作者培训到对书法篆刻爱好者熏陶以及对潜在观众影响,这些教育活动都能让活动达到“展教结合、动静结合”。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构来说,这些展览需要更多地走进我们民众。原先只是一个小小的事,如何让小众走向大众,让幕后更多走向台前,这是书法大展二十年来不断实践而且未来也必将实践着的。这二十年的书法大展活动可以将它形成一个经典项目,不断将其做大。这种项目可以和更多博物馆、学校合作来培养未来的爱好者。培养未来的人群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过去更多地是关注作品的本身,现在需要追溯到创作的过程甚至是创作时的思路历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由物达人”的聚焦点的转变。书法、篆刻就是一种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把我们文化走出去,发挥我们文化软实力最好的桥梁和渠道。

“为了明天来收藏今天。”我想表达的是:二十年书法展,其实不止于办展,甚至可以在二十年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博物馆。因为今天我们收藏的不只是物,它背后更能挖掘出它的故事、技能和非物质的文化。

这十届，这二十年……

杨祖柏

简斋闲语

8月29日,上海书协在文艺会堂举办了一场题为“十届·廿年——上海书法大展的历史沿革与未来走向”论坛会。在主席台上畅谈的是几位上海书坛的“大咖”,他们既是上海书法第一届至十届书法篆刻大展的亲历者,又是近二十年上海书法发展的见证人。这10届,这二十年,值得回忆!也让人感慨!

1999年10月13日,是上海“大展”的开创日,首届书法篆刻大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用当时媒体所言: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一次划时代的展览。首届展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不同人群的需求都作了精心考虑。展览分五部分:上海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展、书法展、篆刻展、青少年展、老年展。市委领导出任展览组委会主任和艺术顾问,不少著名企业、新闻媒体、社团个人积极支持和赞助。当时,可谓上下一心,卯足干劲;温故而知今,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书法的重镇,应该必将站到当代书法的潮头之上。

第二届“大展”是2001年8月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因为时已进入21世纪,所以,展题为“新世纪首届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这一届在规格和声势上是超前的,中国书协六位副主席和秘书长出席开幕式。展览由八个部分组成;国内外名家书法邀请展、明清书法作品展、古代书法临摹展、书法小品展、新人作品展、青少年展等,同时,印制了一套六本展览作品集,一套501本的《上海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集》和一套六册的《上海书协理论研究丛书》等。

第三届“大展”是在2003年8月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主题为“走向当代”。这一年,也是上海书协正式明确将“大展”定为两年一届,以展示上海书法的现状与创作实力。第四届“大展”继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主题为“借古开今——临摹与创作”。时任书协主席的周慧珺老师说,“借古开今”是时代赋予上海书坛的历史重任,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的人都应该为这份责任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不借古,不继承优秀的历史遗产,生命便成了无源之水;而不开今,不书写出独特的风貌,艺术便失去了生命力。“大展”指导思想明确,就是希望书法篆刻家围绕传承与创新去思考、去创作。

第五届“大展”是与“海派书法晋京展上海汇报展”合并举行的。这一年正逢上海书协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展之时,故“两展”合二为一。“海派书法晋京展”是上海书协成立44年来首次以集体的名义在北京亮相,在展示上海现有创作实力的同时,展出了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沈尹默、白蕉等海派书法代表人物原作70余件,陈巨来、王福庵、邓散木等海派篆刻代表人物原拓60余件。《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10卷)》向全国首发。

第六届是以“金秋颂歌”为主题。第七届是以“喜迎十八大”为主题,这一届也是上海书协首次引进中国书协评审打分系统。第八届是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此次评审对入展非会员实施现场测试。第九届是以“海上墨韵”为主题,对书法作品的表现形式、幅式作了放宽,参照“国展”将“刻字”纳入征稿中。这一届可能是投稿最多的一届,收到来稿2200余件,入展作品323件,展览分别在市文联展厅和上海图书馆举行。第十届“大展”也就是今年8月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因为展厅的改变,此届将征稿篇幅从六尺以内调整为八尺整张以内,在评审上首次推出了“评委承诺书”。

这20年,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记忆,出现了不少故事。10届大展,几多辛路,20年发展,几多振兴。上海书协在做强“届展”的同时,还举办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展览,尤其是承办了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展、2015海派书法进京展等,这些都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20年,上海书协始终秉承着海派书法的艺术理念,不断推进书法研究、展览、传播、发展;而且,始终立足“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需求,积极拓展其学术领域与专业职能。这10届,这20年,从“有界”到“有届”,从“传承”到“振兴”,从“追赶”到“引领”,成就多多,可圈可点。

当然,这10届,这20年,也时时在觉醒着我们,亟待努力?怎样努力?为何努力?在论坛上,有人问笔者:这10届,这20年,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笔者不假思索地说:过去参加“大展”须有上海的户口簿,现在无需“户口簿”了。

20年,我们一起走过!今天,我们需要再出发!

研究员。黄于一九六六年年年底去世,正如梁先生信中所说的“五六年前看到一面”,那时的“衰老不堪”也正是他的最后阶段。此信由梁先生提出,想和老友相约一谈。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尚未开始,此后风雨骤起,两位老人又被卷入各项“运动”之中,自顾不暇,见面晤谈的事也就搁下了。然而这一搁又是十年多的光景,等到想再次约见交接,已是一九八五年的初冬了。

日前接奉尊处电话邀约,我立即一口拒绝。盖昔年彼此同学于北大时,学友如顾颉刚、朱自清、黄文弼、谷源瑞、孙本文诸君均先后去世多年,唯足下与我年逾九十尚同在北京,可以聚晤,我却断然拒绝之理由的,该信没有抬头,信中措辞直截了当,倒也反映了梁漱溟孤傲耿直的性格。不过他信后还是表示如老友“枉驾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之意。

此信即是后人议论最多的热点,也是导致冯友兰在文人气节上常被人所攻击的“软肋”。所谓“足下曾谄媚江青”,其实就是冯友兰受到“宠幸”而被招入到“梁效”写作班子当“顾问”的事。这对性格软弱并积极要求洗刷自己“罪行”的冯友兰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获得“上进”的机会,何况当上“顾问”,也不过就是读读书,整理整理资料罢了,并没有因此而作威作福,去干一些整人害人的勾当。不过还真性格决定命运,冯友兰“文革”前后都吃了苦头,不料“文革”末期又摔进了“梁效”的坑里,待“文革”结束,人家都开云雾散了,他又经受了又一轮的检查……所谓“终身教研两依据,一生文章半检查”,就是他对对自己一生的写照和最无奈的嘲笑。

而梁漱溟非常生气地说“我心中不胜其愤恨引以为同侪之耻也”若以我“小人之心地度君子之腹”的话,其实也是稍有原因的,因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曾在大会上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借此对梁大加批判。所以,梁先生以己所痛恨者,却不料自己几十年的老友却与之接近并受倚重,这心中自然会升起一股无名之火。而且这种怨气,通常只会发向亲近的老友,若关系一般则反而不必提也。因此,当冯友兰再次去信,并寄去《三松堂自叙》时(意思是不用解释,所有的话都写在书中了),梁先生的怒气就已经消了,所以他再次写信提出晤谈的建议——

芝生老同学如晤：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叙》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 闾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十二月十一日据宗璞先生回忆,接信后冯先生由女儿宗璞陪同,专程登门拜访了梁先生。两位九十高龄老人,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中作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句晤谈。告别时梁漱溟还取出他的新书《人心与人生》,赠予冯友兰,并在书的扉页上题道:“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应该说,此时的两位老人,心中隔阂已经消弥。

文人尺牍(四十)

朽株也要绿成荫——梁漱溟致冯友兰

芝生老兄：一九七二年新年，敬溟即将晋八十，计算老兄亦近此数。我身体精神极佳，或者兄健康更有胜耶。祝之祝之。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局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何如)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更延之他日耳。手书敬问 台安

笔者近日阅读了由梁培宽编注的两厚册《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版),书中共有三通梁漱溟致冯友兰的书札,基本可为梁、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了。

如图的这第一封信,梁漱溟是以毛笔写在通常所用的文稿纸上。梁先生的字非常硬硬挺挺,他的尺牍书法,轻松随意,秀逸流畅。他作书虽不铺毫重按,犹如瘦金体一般以笔尖运行,但线条刚劲而富有弹性,元气清新而不俗。了解的他性格,再看他的书法,似乎也有那种正直、坚定的学人风范。梁漱溟从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他在书信中曾对人谈:“我自幼不屑为临帖功夫,从来于任何碑帖书札不加理会,旁人或指曰我是学赵子昂,或指我是李北海一路,实则安得有空闲及此耶?”虽如此言,但于事实恐也略有差异,早年中央书店出版的一本《书法大愚》,书中收有许多名家的法帖范本,如沈尹默、白蕉、马公愚、邓散木等,真草篆隶都有。而在书后的附编中又选了四十位名家手迹供赏析,书法形式多为诗稿尺牍,这些名家中就有于右任、沈寐叟、叶恭绰、梁漱溟等,可见梁先生之书应也不能算为“等闲”,现且看信之内容如下——

芝生老兄：一九七二年新年，澈溟即将晋八十，计算老兄亦近此数。我身体精神极佳，或者兄健康更有胜耶。祝之祝之。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局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何如)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更延之他日耳。手书敬问 台安

此信梁先生日期署为“一九七一年除夕”，书中注成“1971年1月26日”。而我以为此信应该是写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除夕)才对，因为信的开头，梁先生说“一九七二年新年，澈溟即将晋八十”，梁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所以于一九七二年春节时这么说正好。何况信中所谓“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即指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如果是一九七一年一月这么说的话，那岂不成未卜先知了？

信中所提及的谷锡五、黄仲良两位，即北大当年哲学系的教职员也。黄仲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管继平

朽株也要绿成荫

梁漱溟与冯友兰两位先生有很多相近之处。他俩都是老北大出身的著名教授,是哲学大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而且他俩年岁接近,虽相差两年,但都享以九五高龄,是历经晚清以来多次政权变革和社会动荡之后却硕果仅存的著名学人。梁、冯两位先生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皆以八九十的衰年之躯,思路清晰,著述不辍。梁漱溟八十二岁刚写完他十八万字的哲学著作《人心与人生》,随后又改写他的《东方学术概观》。至九十一岁时,《人心与人生》才正式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而冯友兰更是“壮心不已”,他自八十五岁时决定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共七册,一百五十万文字,这么宏大的计划他居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如愿完成。十年中他多次辗转于医院之中,但手中的笔却始终未停,有一次昏迷之后醒来时他说:“如果我的书写完了,就让医生不要救醒我了。”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最后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终告完成,此时距他走完生命的全部历程,也就不到半年了……

两位哲学大家虽有许多相同,但也有几处本质的不同,那就是性格的不同,命运的不同。通常我们的印象是,梁漱溟具有特立独行的文人个性,不随波,不苟且。尤其是一九五三年在政协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因农民问题而与毛泽东当面顶撞,结果虽被轰下了台,但这则故事却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铮铮硬骨,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还有就是“批林批孔”期间,梁先生坚持批林不批孔,他不同意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但由于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在他自己尚未弄清这“运动”之前,则决定还是静观为好。然而,在那个年代,既然没有说话的选择,同样也无沉默的自由。所以,梁漱溟先生被点名要求表态,无奈,梁先生又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稿,结果,他顽固的观点又致使群情激愤,劈头盖脸的批判声一浪高过一浪,梁漱溟被视为“猖狂向党进攻”、“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革命群众要对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对此梁先生只得苦笑着地解嘲道:“我是长期负债户,算老账恐怕是算不清的。”

一轮大批判高潮过后,有人要梁漱溟谈谈体会。所谓“谈体会”,其实就是逼你认错、写检讨。不料梁先生“死不悔改”,居然又摆出一句意味深长的“狠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拂地而有金石声,这是借孔子言回绝那些批孔者,说出此话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具有多么大的担当?

相比之下,同样是哲学大儒的冯友兰先生,则被历次的政治运动批得毫无斗志,体无完肤了,什么“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压得他无法动弹,唯有处处小心翼翼,方可苟延残喘。这当然和冯先生软弱胆小的性格有关,其实我们从梁先生和冯先生晚年两张著名的照片,也能看出个大概,梁先生一脸严肃,眼镜片后的双目侧视,似如电光般地射出,咄咄逼人。他嘴巴紧闭,神态显示出对任何事情的不买账。而冯先生则长髯飘拂,敦厚安然,深度近视眼镜后的双目似开似合,给人一种惯于退缩防守却毫无进攻威胁的感觉。当然,面相只是一种暗示,虽无必定之因果,但也并非是全无道理。由于性格的原因,所以冯先生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在每次的“运动”中,他只能紧跟形势,亦步亦趋了。譬如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一贯“尊孔”的他也无奈写了大批判文章,被《光明日报》连续转载,他长期受到同道学人的诟病。其实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只能放弃了自己原本正确的东西,从而心悦诚服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久而久之迷失了自我,稍有宽松,就感恩戴德,走到了近乎“愚忠”的地步。他曾写过组诗《韶山颂》,以祝贺毛泽东主席的寿辰。毛泽东收到后托人转达谢意并问候,冯先生又感动了,为此再赋诗一首:“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闻名于世的一代大家,在与政治的交手中,简直输得一塌糊涂。

梁、冯两位先生之间,有一件常为人所提起的“公案”,大意是梁漱溟曾写信批评冯友兰在“文革”中违心“批孔”,并谗媚江青,故拒绝与冯友兰会面。此说有几个版本,一说是冯友兰在九十寿辰时邀请了梁先生遭拒。而八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汪东林先生《梁漱溟问答录》,虽是作者直接对梁先生采访后所写,却又把这件事的发生写成一九七四年,还说当时遭拒后冯先生又“悄悄地”去梁先生家解释诉苦……可见有的书看似第一手的“实录”,有时也并不靠谱。

潘善助 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中华文艺宫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上海市书法大展已经落下帷幕,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十届·廿年上海市书法大展的历史沿革与未来走向”。此次论坛的嘉宾都是二十年来上海书法大展的亲历者,今天他们将以理性的思考来梳理、回顾和展望上海书法大展。通过大展举办可以发掘更多的书法人才和精品力作,繁荣上海的书法事业,为上海文化品牌做出上海书法界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今天论坛有三个环节组成,一是回顾二十年以来十届书法大展的发展历史,每位嘉宾将围绕主持人提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展开论述。二是展望上海市书法大展的未来走向,探讨未来的发展空间,每位嘉宾畅谈自己的设想。三是听众提问,嘉宾回答。

1999年建国50周年时,“99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办,从此拉开了上海市书法大展的序幕。之后基本上按照每两年一届的节奏举办上海书法大展。上海市书法大展是上海市文联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活动,今年又增加了中华艺术宫。这个品牌活动与上海国际音乐节、上海戏剧节、上海美术大展、上海摄影大展等四个活动具有同等的性质与地位。

周志高 1999年首届上海市书法篆刻展在当时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沃兴华先生时代举办的。他作为上海的书法事业和它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所以,我还是对他做了表示感谢。从1999年到2018年,这二十年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数量得到了很快地增长。二十年前上海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良知,也有自己的标

准,我觉得目前这种操作方式,评审方式是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地挑选出来的。在专业圈子里总会

十届·廿年上海书法大展的历史沿革与未来走向论坛(摘要)

二,创作者年龄层次有下降。最初几届上海书法展,30岁以下投稿作品很少。而今年篆刻涌现出很多30岁以下的作者,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水平都比较高。各类展览实际上扩大了篆刻创作队伍,篆刻的社会影响力在提高。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全社会对于文化的关注,书法篆刻仿佛也有了一个回归。从篆刻风格演变来讲,从99年大展,一批篆刻作者风格取向也不多,面不广”。

最近几年,经过专业学校训练的年轻人和我们已有不同风格类型创作人才的融合,使得如今篆刻风格面貌有了明显的拓展。我们对在平路探索中间的一些作者,有发展前景的篆刻风格类型,更多采取鼓励和包容的态度,这也体现我们的一种姿态。在鼓励风格和不断创新时,我们要坚持对传统的吸收、研究。这是保证我们在艺术探索走上一条正道上。

总而言之,我觉得上海的篆刻坚持对传统的尊重,同时不断地酝酿新的创变、探索,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非常明显,也很好,亦感到非常欣慰。

徐正潇 微信深入人心,前不久有人建议取消全国书法大展,在微信上就可以看了。有人说,这是吹来了一缕清风,我觉得这不是清风,是妖风。当今书法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今天我们要提高、发展、壮大书法,最大的驱动力就是展览。要是失去了这个驱动力,我不知道书法还能怎么发展。我们上海市书协始终抓住展览,推动创作。在我个人看来一届比一

届搞得更好,这有力地推动上海书法创作力量的成长、壮大。在书法培训方面,上海书协由专业人士,抓住书法的本身,而不是去讲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

《上海书协通讯》已经不间断地办了二十年200多期。《上海书协通讯》在当时来说,对展览的报道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等方式将上海的书法事件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会员了解上海书法大事。但是在新形势下,这份《上海书协通讯》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更好、更深入的报道是上海市书协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平台据说现在有粉丝十多万。微信平台比我们的报纸媒体报道更具及时性,广度和深度强于纸媒,对展览的延伸性也大大提高。在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不断反复深入地报道,报道谦虚的看法、正反面的意见、观众的留言等等。我们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上海书协微信公众号将会做得更好。

通过书法展览,希望上海书协帮助优秀的作者走向市场,今天走向市场或者市场很好的未必都是真正的艺术家,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走向市场的。

孙慰祖 我大致也经历了二十年的上海书协组织的书法篆刻展的评审,主要有这些变化。第一,这

几年篆刻投稿数量增多。上海书法篆刻展,篆刻投稿数量比例由最初几年130多件到如今200多件。第

十届书法篆刻大展在中华艺术宫展出,效果也很好。以后在中华艺术宫这样的大展厅展览,希望实地考察一下,作品在展厅的布置能够有更好的布局,这样展出的效果会更好。我们也希望举办更多形制的展览,让展览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我希望以后除了双年展以外,书法展览的专业领域再细分,这样可以让书法展览更加多元化,发挥各位作者的特长。